

知用人生

廿二屆校友黃炳燕寫

數十寒暑匆匆過，在知用求學期間，我最難忘却的是在高中二時，同學作一次短途的旅行去海灘避暑。同學中有楊青英，龍麗珠，文鳳娟，黃炳燕等五六位女生，在唐綺嫻家先借住一夜。可翌日一早大家出發旅途。途中有說有笑，我們不覺便抵達目的地的頭頓海灘。

大家隨即穿上了泳衣，也不怕陽光酷烈，皮膚也沒有抹擦什麼太陽膏，便瘋狂地一齊奔向洶湧的海浪，嘴唇也沾上有鹹味的浪花。我們狂呼鬻叫，那裏却是海闊天空，任憑每人是大聲喊嚷，聲音都被嘩啦嘩啦的海聲及風聲遮沒了。那裡無拘無束，躺仰沙灘或浸入海水中，我們也互相打水仗，直至夕陽西下，我們才拖着疲乏的體肢，萬分留戀地踏入汽車回程。當時也管不了皮膚黏黏的，帶上沙粒，便就在車箱中打鼾了。在車內顛簸搖動中驚醒，抬眼一望，兩旁西貢街道的商店，已是華燈燦亮。

其後我們再約騎鐵馬(腳踏車)到西貢的動物園，在那裏戲逗猴子，餵大象，引孔雀開屏。再三我們相約到“拉“拉挑”果園挑選榴槤，也有相約在寒舍，高談闊論，當年不管天高地厚，管不了將來濟際遇，這都是美好時光，但覺得捷速過，雖然都是浮生中簡簡單單的過程，却給我們留下永不能磨滅的記憶。

隨後我們這幾位同學，各散東西，我選擇到臺灣升學。初踏上臺灣從知用同學關係中，認識了我一生祈望中的白馬王子。短短二月期間，却一見鍾情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時刻。

豈知海誓生山盟，突然烟消雲散，傷心痛告苦，只能一人去承受，白馬王子終於不辭而別。說來簡單，那一陣子不好受。

多年來互相已無聯繫，各有各的生活圈子。直至二禧千禧年後，南加州知用校友會舉辦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，白馬王子又突然出現我的眼前，還請求我的寬恕。我當時不知所適，我平靜的清水，是否又起了漣漪？我只覺得是南加州校友會擁有無比的功力，把一個失散多年的往事，重新再顯現出眼前。把一度牢關五十年生鏽的鐵門打開了，我當晚失眠了，我反覆想了很久，我終於原諒他。我覺得過去的錯誤實難再彌補，就讓它過去，餘生機緣只好隨遇而安。

白馬王子數次要求拜訪我，我看出他的誠心，我不能拒絕他。當他看到我的居住的清微，他很感觸，表情也很辛酸，他要求我接納他的幫助，我很感動，我畢竟答應了。

我很感激他的幫忙，我恢復了我以前的信心，這一切贏回我以前流乾的眼淚，填補我以前的痛苦。我對白馬王子說：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白馬王子反笑着安慰我說：北極半年沒有落日，到時我們再轉到南極去，那全年都沒有日落，也沒有短暫的黃昏了。